

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主办

文化英雄拜会记

世纪回眸：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网络时代：文艺面临的变革与挑战

「失语」问题的实验性个案分析笔谈

巫史文化氛围中的自在美呈现

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与文论的研究概况(2)

中外文化与文论

Chinese-Foreign Cultures&Theo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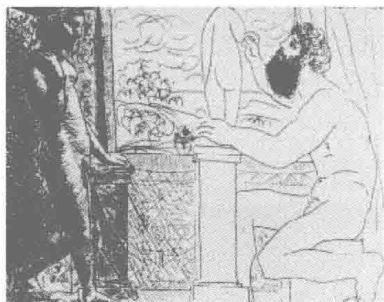
6辑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化与文论

Chinese-Foreign Cultures&Theories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9.8 成都

责任编辑：赵小平

技术编辑：顾求实

封面设计：金 阳

责任校对：史敏燕

左倚丽

中外文化与文论

(6 辑)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610012)

成都飞鹰彩印厂印刷

(成都市新南路 44 号 邮政编码：610041)

成都市勤慧照排中心照排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25 插页 4 字数 250 千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7-5408-3382-3/I·17 定价 14.60 元

*

*

*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28-5551701

1 学者世界

缅怀导师郭绍虞先生 杨明照 1

文化英雄拜会记

——追忆钱钟书先生 黄维梁 5

纪念钱钟书先生 曹顺庆 14

19 世纪回眸：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主持人语 陈厚诚 19

五四文化的误读 朱德发 20

反思“五四”

——无法回避的挑战 张颐武 26

“五四”的反思：从现代到后现代 朱耀伟 30

跳出“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

——关于“五四”激进、保守之争的一点思考 陈厚诚 34

精神驿站·原创能力·自立意识

——“五四”随谈 王泉根 41

发扬“五四”民主平等、大度宽容的传统 张大明 45

重读马克思 许明 50

专论 评“五四”、“文革”与传统文化的论争 严家炎 58

75 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

寻找“文论之思”：

西方文论的输入与

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 李思屈 75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产生及负面影响 刘亚丁 99

113 网络时代：文艺面临的变革与挑战

主持人语 黄鸣奋 113

网络时代的艺术接受 盛昔明 114

文学合法性的挑战	陈跃红	118
多媒体技术与非线性文本	南帆	124
网络时代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	汤文辉	128
机遇与挑战:网络时代的中国文论	代迅	133
谈谈网上文艺学沙龙	高建平	137
网络时代的电视文艺	涂宇明	142
网络:技术对美学的挑战	朱晓军	147
古代文论研究与电脑网络技术的应用	刘卫林	151
北美华文网络文学创作的回顾与展望	钱建军	158
专论 网络媒体、电子出版与电脑文艺	黄鸣奋	165
182 中国古代文论		
怪杰廖燕用意指形式因	王煜	182
杨丘文的文道理论初探		
——兼论辽朝文论之特征	陈应鸾	185
王昌会的主要诗学理论		
——《诗话类编》研究之三	张健	201
巫史文化氛围中的自在美呈现		
——楚辞美学风貌探幽	王力坚	210
227 “失语”问题的实验性个案分析(笔谈)		
主持人语	余虹	227
“我”的声音?	海南	228
中心“语境”的失落与“失语症”		
——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说开去	孙绍先	232
批评失语与王国维个案	张敏	236
异化·失范·无语		
——文论在《三言二拍》《儒林外史》		
批评史上的命运	吴光正	245
人类学与国学变革		
——研究课题报告	叶舒宪	251

	形而上学的“字思维”及其讨论	段从学	255
	失语,或是失听	耿占春	263
	克服“失语”的焦虑,坚持思想的劳作	张三夕	267
	价值观念的嬗变与文学理论的“失语”	张天曦	274
278	比较文学与中外文论		
	跨文化比较文学的方法论研究	唐毓丽	278
	中印味论比较		
	——兼评陈应鸾《诗味论》	郁龙余	286
	中日语文比较考释	臧克和	293
	中外文论对话的思考	洪乔平	303
310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比较文学材料零拾	刘长东	310
319	书 评		
	超越后现代语境下的跨文化对话		
	——评王宁新著《后现代主义之后》	逯 冬	319
324	资料库		
	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与文论的研究概况(2)	王晓路	324
335	会议报道		
	多元互补与文明对话		
	——“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会议”概述	徐新建	335
353	编 后		

1 SCHOLARS' WORLD

Honoring the Memory of Mr. Guo Shaoyu,

My Teacher Yang Mingzhao

In Memory of Qian Zhongshu Cao Shunqing

19 INTROSPECTION OF THE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Misreading of May 4th,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Yan Jiayan

75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 Input of Western Theori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Li Siqu

The Emergence of the Former Russian Socialist Realism and

Its Negative Impact Liu Yading

113 INTERNET AGE: THE REFORMING AND CHALLENGE FOR LITERATURE AND ARTS

Internet Media, Electronic Publication and

Computerized Literature and Arts Huang Mingfen

182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Yang Qiuwen's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Doctrine Chen Yingluan

227 CASE STUDY OF THE APHASIA IN LITERARY CRITICISM

The Voice of "My Own"? Yu Hong

The Lost of Mainstream "Context" and the Aphasia Sun Shaoxian

278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A Study of Methodology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y Cross – Cultural StudyTang Yul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Shi Wei* and Indian

RasaYu Longyu

310 STUDY OF NON – HAN NATIONALITY LITERATURE

Some Material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Literature in Xinjiang Liu Changdong

319 BOOK REVIEWS

On *After Postmodernism*Cheng Houcheng

324 REFERENCES

A Survey of Sinologists'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2)Wang Xiaolu

335 CONFERENCES

A Surve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fucian Study and World CivilizationXu Xinjian

缅怀导师郭 绍虞先生

四川大学 杨明照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忠。

这是原燕京大学校歌中的三首歌辞，“燕京精神”的丰富内涵，跃然纸上。阔别母校已五十多年，每当想起这些歌辞，仿佛又和同学们在贝公楼上礼堂齐声合唱似的。因而回忆在母校学习和工作那几年的生活片段，可形诸笔端的委实不少。但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导师郭绍虞先生了。这里谨就时萦心曲者分别简述如下：

一、1936年9月5日，燕京研究院补招研究生。我因两广事件到北平较晚，不得已报名应考。当天黎明即去西单亚北候车，由于太早，乃雇人力车前往。不意一出西直门，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无尺寸之肤不湿焉。为了深造和学习的宁静环境，还是兴致勃勃地赶赴穆楼考场。

上午考英文，估计成绩不会好。下午考国文，作文题目为“九月”，乍一看去，殊难载笔。稍事思索，便以遇雨发端，凑成了如下的开场白：

零雨迎秋，轻寒送暑，江枫晓落，林叶初黄。斯何时乎？殆九月也。夫九月者，即夏正之仲秋，其名虽殊，为节固一也。盖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谁能无感？故古训秋为愁，或释为愀。有旨哉！有旨哉！

下面即扣紧“秋”字，分正、反两层铺写；最后乃以天高气爽，原旷野空，九月景色之宜人，与“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之阳春二三月，又别有一番情趣收篇。接着随手将题纸上所列的二十道“国学常识”题依次作答毕交卷。

英文考得差，徒叹奈何。一天，还在公寓纳闷之际，突然接到录取通知书，却又喜出望外。注册后才听人说：我之所以破格录取，全是由于郭先生在招委会上对那份国文试卷的高度评价和力争的缘故。否则一个外文不及格的考生，即使专业课的成绩优异，要想进名牌教会大学研究院的大门，是万万不可能的。

二、进研究院的第二学期，我在《文学年报》和《燕京学报》上，接连发表了四篇文章，郭先生一定是见着的，所以对我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很放心，不曾提出任何要求，由我独自单干。整天都在跟书打交道，或浏览，或摘录，眼到心到，手不停披。情志所钟，锐意奋进，虽祁寒酷暑，未尝中辍。三年内除如期完成学位论文外，又陆续发表了九篇论文（上面提到的四篇除外）。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学习生活，极其丰富：时而正襟危坐养神，时而闲

庭信步遣兴，时而未名湖畔观鱼，时而体育馆内打球。兴之所至，无往而不自得。至今寂然凝思，都一一再现眼前。

三、躺在床上看书，是我当研究生那三年养成的不良习惯。1939年夏，留国文系作助教时，郭先生是系主任。他叫我每天到系协助《学文示例》的编选工作，第一部分“日记”类范文安排由我主选。当然又不容辞地接受了。但上下午都要按时在系上规规矩矩地坐着翻阅资料，却有些不太自如。约莫几天，某同事来系查书，我便借题发挥，露出不愿坐班之意。当时只顾自己畅所欲言，并未料到郭先生已在里面间屋办公。下班后，郭先生即叫工友将《越缦堂日记》、《湘绮楼日记》和《缘督庐日记》送至蔚秀园后院宿舍，并告知今后可以在宿舍工作，不必到系上了。高兴之余，口中还念念有辞：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从此以后，我就在小天地里从事编选。两包香烟，一壶浓茶，终日陪伴着我。地偏心远，得其所哉！室迩人近，不亦乐乎？这一方面暴露了我的自由散漫，而另一方面更说明了郭先生对下一代的培养，是不拘一格的。

四、我的乡音未改，必然会影响教学效果和聘任。郭先生为此多所操心：首先派人教学北京话，然后再向校方申请让我只教两班“大一国文”和一门选修课，以减少听我用乡音讲课的一年级新生班次。结果未被批准。刚毕业的研究生既不能违反规章，只好在教学质量和批改作文上多花功夫。就这样，三班新同学的反映都比较好。在三个学年的课程表上，“大一国文”由三班、两班而一班；周

学时不够九节课的，则开选修课弥补。批改作文的任务既逐年减少，搞科研的时间自然增多。《抱朴子外篇校笺》初稿和《太史公书称史记考》、《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吕氏春秋高诱训解疏证》、《史通通释补》、《五霸考》、《吕氏春秋校证补遗》六篇论文(均发表在《燕京学报》、《文学年报》上)，都是由于“大一国文”班次的不断减少，才有可能利用时间来一一依次完成。

燕京原是国内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图书资料丰富，学术气氛浓厚，专家学者众多。良师益友，比比皆是。的确是学习和工作的胜地。而我在同门友中幸未掉队，则又是与郭先生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分不开的。郭先生逝世已十多年了，缅怀懿德，无时或忘。操觚至此，不禁缱绻系之！

作者通讯处：成都四川大学中文系

邮编：610064

附注：此文为《燕大史料选编》作

1998年12月12日

文化英雄拜会记

——追忆钱钟书先生

香港中文大学 黄维梁

康拉德去世了，吴尔芙夫人的悼文说：“死亡惯于激发并调准我们的回忆。”这句话是余光中先生引的，在他那篇悼念朱立民先生的文章《仲夏夜之噩梦》中。余先生哀悼这位莎翁专家之逝，心情自然沉痛，《仲夏夜之梦》变为《仲夏夜之噩梦》，如此机智一番，也许可以略减伤感的气氛吧。钱钟书先生在 1998 年 12 月 19 日逝世，至今快一个月。死亡诚然激发并调准我的回忆。人必有一死，钱先生以八十八高龄去世，他的逝去，如四季之有春、夏、秋，然后有冬，是一个普通的“冬天的故事”。钱先生之丧，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几乎不成其为礼。死后两天，遗体火化，骨灰一撒，就永远地潇洒。冬天之逝，使我的记忆又一次调准在多年前仲夏我拜访钱先生的惊喜。

1984 年 8 月，我第一次到北京，心血来潮想到要拜

访钱先生。他住在三里河南沙沟。我的地址记得不详，于是向朋友打听，问得座数层数等资料。14日上午10时许出发，心想碰碰运气，晚辈拜访大师，拍摄几张照片，留个纪念，满足凡俗如我的虚荣心。旅途绝不似《围城》中方鸿渐等人至三闾大学那样长途跋涉、迂回曲折，却也经过一番寻寻觅觅、汗流浹背，才抵达“6栋2门6号”的钱宅。不敢大声叩门，我轻轻小叩，门开处，赫然出现眼前的就是钱先生。我马上自报姓名，钱先生听后即问：

“你是否从香港来的？”我说是，补充道：“唐突造访，十分抱歉。我只希望向钱先生问安，拍几张照片作为纪念，就告辞，不敢多所打扰。”对我这个不速的独行访客，钱先生面露笑容，极亲切地请我进入钱宅，坐下，和我交谈起来。

钱先生年轻时被目为“狂生”，时年74岁，名满天下。他以极其渊博、贯通中外古今、融汇文史哲各科著名。他的学问之大，已成为一则传说。此名也包括“不见客”、“不应酬”、“拒人于千里”之名——往往有访客千里迢迢而来，希望登门造访，却被拒诸门外。现在于我面前的，是温文好客的钱先生，还有钱夫人杨绛女士——她坐在钱先生旁边，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钱先生问我北京之行如何，住在哪里。我据实以告。《围城》里有一个情节，记述主角方鸿渐与几位旧雨新知吃饭聊天。一个研究哲学的褚慎明到了欧洲，攀龙附凤地先用书信恭维罗素，然后拜访他。此事成为他日后津津向人乐道的难忘经历。褚慎明在饭局上叙述此事，以罗素小名 Bertie 称这位

哲学大师，说见面时“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许多问题”。《围城》用夹叙夹议的全知观点写成，钱钟书充分利用这种叙述法的长处，在褚慎明的话后面加上这样的按语：“天知道褚慎明没有吹牛，罗素确问过他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一类非他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我现在拜访钱先生“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许多问题”；我以后可以像褚慎明一样向人吹牛了。诚然，幸好“我帮他解答”的问题不止于上述的“住在哪里”等几条。

钱先生问我北京之游，也询及香港之友。宋淇(林以亮)先生和钱先生相交，梁锡华先生和钱先生有通讯，都被询及。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系的倪豪士(William Nienhauser)教授新近访问过钱先生，也被提及(如果我记忆无误，则倪氏指导过一篇博士论文，该文以《围城》为研究对象，作者是胡定邦)。钱先生当然也和我谈到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钱先生推崇备至，另外又撰文褒扬他的《谈艺录》。1979年4月，钱先生一团人到美国访问，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夏先生会面是此行的高潮。钱、夏之交外，还有夏、黄之交——夏先生对我的鼓励扶掖。1977年，我的第一本书《中国诗学纵横论》在台北出版，夏先生为我写序，序文发表在销量极大的报纸副刊上。我在书中，多处引述钱先生《谈艺录》的观点。就这样，“钱——夏——黄”形成了一个老、中、青的三角关系，我理直气壮地向钱先生附凤攀龙了。读过钱先生传记、轶事的人都知道，在清华大学的时

候，吴宓教授曾推许其学生钱钟书是人中之龙。

钱先生还提到余光中先生。余先生当时是我的前辈同事，写过不少恋土怀乡的诗篇。钱先生说《人民日报》刊登了余先生的《乡愁》一诗，肯定了他，使他在国内知名。钱、夏、余三位，都是我极钦佩的前辈。我研究余光中作品有年，更被称为余学专家。余先生在70年代又曾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讨论对象是钱钟书的作品。有上述种种，三角关系增为四角关系，我与钱先生的谈话内容自然更为丰富了。

1980年，我和钱先生开始通讯。事缘一位朋友与我合编《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拟收录钱先生的《灵感》和《纪念》两篇作品，我先写信给钱先生，征求他同意。到了1984年夏天，我唐突拜访钱先生时，我们一直有通信。他至少曾先后写过五封信给我。钱先生的《管锥编》在1979年秋冬出版，翌年春天，我把此书论比喻部分加以引申发挥，写成《与钱钟书论比喻》一文。收此文章的拙著《清通与多姿》曾寄给钱氏请教。有了以上的渊源和因缘，我如此这般向钱先生“猎狮”（lion-hunting）与“攀龙”也就顺理成章、理直气壮了。其实我一向极少向文坛学苑的巨子名公猎狮、攀龙。

虽然渊源如此，我恐怕占用钱先生太多时间，曾三番两次说打扰已久，要告辞了，而钱先生屡次说不要紧。外面没有下雨，主人依然留客。钱宅的书房兼客厅不大，约有二十平方米，布置简朴，书不多。钱先生穿着丝质短袖衬衣，架黑色粗边眼镜，高额头，双目炯炯而温煦，头发

白了一半，面色光润，虽然已经 74 岁了，却如 50 多不到 60。钱先生通中、英、法、德、意、西班牙和拉丁七种语言，“在七度空间逍遥”（黄国彬先生语），非常“渊博与睿智”（柯灵先生语），如今我得以亲炙这位传奇式的文学大师，幸何如之，幸何如之。钱先生咳唾珠玉，语调适中，谈锋甚健，向他请益、和他晤谈真是一大享受。

我们谈到彼此认识的诸友近况，又谈到人文科学者的地位。钱氏说在这个科技时代，我们都成了二等公民。他又说目前国内极重视国外学者，在 court 他们（奉承他们，向他们献殷勤）。我心想钱先生大概怕应酬，有时又不得不“奉命”和某些国外名流会面，乃有些牢骚。钱先生年轻时“狂”，晚年“狷”。狷者有所不为，拒见访客是常事。80 年代后期，钱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就谈某某外国人求见，而他拒绝。

杨绛女士坐在旁边听着，偶然加插一两句话。钱氏伉俪，真是一对恩爱相亲的夫妻啊！我感受着，又想着杨绛女士《干校六记》中所写的夫妻生活。我于是问道：“大家都说你们是一对标准恩爱的夫妻，不过您的大作《围城》所写的恋爱与婚姻却不美好：恋爱不浪漫，夫妻常吵架。小说的结局是男女主角大吵一场，女主角离家出走。究竟文学作品怎样反映作者的经验？”

钱先生于是大谈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往往出诸想象，和作者生平没有必然的关系。研究文艺的人，不要把作品当作传记。杜甫咏马，“所向实空阔，真堪托死生”，李贺诗句“石破天惊逗秋雨”，这些都是想象的驰